



初 航

周嘉俊 著

1142

821
7742

初 航

周嘉俊 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上海

乐秀鎬装帧

初 航

书号 10095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 紹 兴 路 7 4 号)

字数 114,000 开本 846×115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5/8 插图 2

1965 年 3 月上海第 1 版 1965 年 3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 册 定价 (3) 0.58 元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短篇、散文十七篇，题材广泛。有的描绘了海上的捕鱼生活，塑造出深入群众，热爱捕鱼事业的新、老船长。有的抒写出工人群众的冲天干劲，歌颂了气势昂扬的革命精神。有的宣扬了各种各样的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有的则通过点滴小事，热情地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风尚，新道德。作品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激情，歌颂了新的时代。

目 次

日出江花紅勝火	1
不平常的音乐会	10
春花	15
老運輸	22
在标准秤前	27
乡遇	32
湖上銀騎	37
她没有走……	57
阿根叔	61
鬧鐘	65
滾龙班长	74
跃馬揚鞭	88
小梁河边	104
漁輪上的一課	114
初航	120
阿品	129

碧波万里看新騎 144

后 記 175

日出江花紅勝火

又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收季节。

今天，我站在万里长江尽头崇明圍垦区的田野上，灿烂的阳光，沉甸甸的庄稼，发出醉人的香味，这时候，我的耳边又响起了一句引人深思的话：

“我们青年人，要象春天的种子，在祖国任何一块土地上，都能生根、发芽、成长……”

于是，我又想到了李宝根，想到了这位从圍垦的最初年月里，就跋涉万里而来的北大荒拖拉机手。

那是在一年以前，我随着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圍垦大军来到了这块处女地，那时这里是那么荒凉、凄冷，满眼的芦苇，一阵秋风吹来，白得象棉絮般的芦花，迎风飘飞，一会儿，便粘着在头发上、睫毛上，落满了肩头。

圍垦大军到这里后没有多少日子，大片的芦苇被刈掉了，这块茫茫的处女地要开始第一次耕地了。北大荒的拖拉机手们，带着他们的铁牛，来到了这个祖国的“南大荒”。

一天，我从圍垦指挥部到合隆沙圍垦区去，打算了解一下拖拉机耕作的情况。到了区里后，同志们说：“你去找二一六机车机长李宝根谈谈吧。”我顿时高兴起来，我没见过李宝根，

但是,关于李宝根在怪潮侵袭的日子里抢救拖拉机的故事,早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形象,这时,我格外想见一见这位机长了。

我从区指挥部出来,涉过了一段芦根密布的浅滩地带,在一大片被刈去芦苇的田里,停着一辆通红的履带式的拖拉机,一种分外亲切的感觉冲上了我的心头,这是祖国制造的拖拉机啊!我走前几步再一看,只见车头的瓷牌上,分明有二一六号字样,我高兴极了。但是当我走到拖拉机跟前时,却又失望起来,机车旁边只有一个姑娘伏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旋零件。我无可奈何地上前问道:“同志,你们的机长李宝根在哪儿?”

不知为什么,这位姑娘没有立刻回答我,似乎有点惊讶地侧着头,朝我斜睨了一下,淡然地说:“就是我。”她有浓重的东北口音。

“你?”这把我怔住了,在这位姑娘面前的冒失和我过去脑子里的种种猜想,使我显得尴尬起来。如今,在我跟前是一位二十岁不到的姑娘,一套黑棉制服裹住了她瘦小的身子,那双长统靴差不多要套上大腿了,俊俏的脸上散布着不少雀斑。我脑子里想:当那狂风恶浪将要淹没那部停在堤边的拖拉机时,就是这位瘦小的姑娘镇静而勇敢地发动引擎,把拖拉机抢救出来的吗?是她吗?禁不住,我又问了一句:“李宝根就是你吗?”

“嗯,是我。”她的神态还是很淡漠。说真的,这位姑娘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她有点过份的矜持,当我告诉了她我的来意后,她仍旧是自顾自的在摆弄一只什么零件,好象她的全部注意都倾入到工作中去了似的。约莫五分钟以

后，她终于转过身来，出乎意外地递给我一团回丝^①，说：“请你帮个忙，把车子擦擦干净吧，才走了没多少路，就稀泥巴拉地沾了全车的泥。”她由于对机车的热爱而不自觉地埋怨起土地来了。

我无可奈何地擦了一阵车子后，她突然又叫住了我，“同志，请你把那只制重轮递给我好吗？”

这个制重轮有小桌面那么大，我弯下身用力一搬，然而只挪动了一点点，宝根似乎也发觉了，连忙走过来，伸出两手，“嗨”的一声就搬到犁架上去了。

“宝根同志，你力气真大！”

“嗯，真的？”她微微地一笑。这是她第一次笑哩！这也使我问她一些情况时变得自然些了。

渐渐地，太阳落到远处的江中去了，暮靄中掠过一群银白色的天鹅，它们“呷呷”地叫着，更使人感到这片沙洲的辽阔。芦苇索索地喧嚷着，晚风吹来，白白的芦花又象朝雾一般地飞舞起来，扰乱着视线，仿佛在梦境里一般。我开始帮着她整理工具，准备收工，哪知宝根却拉住了我，指着机车的驾驶室外的一块铁板说：“同志，这儿给你擦掉一块漆啦！”

我听了，心里怪不是滋味，想道：“嘿，这姑娘好厉害，又不是弄坏了一个零件。”

但是她又指着另一处说：“你看，这两处是在北大荒耕地时碰掉的，这两处是在火车上碰掉的，你的算是第五处了。”

她没有责备我的意思，只是显得很惋惜，但我的心里却

① 纱厂的废纱，一般用来揩机器或擦手。

有点懊恼，为什么偶尔相遇就给这位令人难解的姑娘不愉快呢？

在圍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很多工作往往是齐头并进的，一边在刈芦苇，一边就在检查拖拉机，做好备耕工作，芦苇还没有全部刈完，拖拉机手们就紧张地讨论如何耕地了。

这天，我参加了他们第三次讨论会。会议是在阴暗、低矮而又潮湿的环洞舍里进行的。这里没有凳子，大家都坐在铺得厚厚的芦苇床上。现在正在争论拖拉机开犁的日期问题。

“这里全是烂泥芦根，我看至少要半个月以后才能开犁翻耕。”有人这样说。

“反正时间不会给它白白过去，我们没事干，就可以帮他们挖芦根嘛！”另一个拖拉机手赞同上一种意见，但他又作了补充。

接着便有几个人对上述意见简单地表示同意。然后不知怎的就陷入了沉默了。丝丝的寒风，不住地从扎得并不紧密的芦笆外钻进来，使我索索地打颤。

沉默还是继续着，总之，烂泥和芦根使北大荒来的铁牛不能早日发挥威力。这时，我把眼光向壁角那边斜睨过去，只见宝根姑娘低着头，手指无目的地玩弄着胸前的棉袄钮扣，也不发言。但是，我发现队长的目光投向了她，接着，她躊躇了一下，文静地说：“嗯，真的，再想想吧。”

我真奇怪，她难道除了“嗯，真的”之外，就不会再讲别的话了吗？散会后，我跟她走到外面，不解地问她：“宝根同志，你怎么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呢？”

她朝我看看，深情的双眸里，仿佛有很多話要說，但是却终于沒有說。一会儿，我跟着她来到了拖拉机旁边，这时，她的助手小王已等在那里了，她敏捷地跳上駕駛室，敞开了棉袄的胸襟，把棉帽子往后脑勺一推，爽朗得象个小伙子似地說：“嗯，真的，听听鉄牛的意見吧！”說时，她已經打开了发动机，紅色的鉄牛震天撼地地吼叫起来，履带接着也格朗朗地滚动起来。空車走了一会，她在駕駛室里向小王做了一个手势，那雪亮的鏟犁陡然劈入了滿是芦根和烂泥的处女地里，机車的吼声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我发现瘦小的宝根姑娘这时象將軍般的威武。然而履带還沒轉完一圈，拖拉机忽然象被一只无形的巨手在后面拉住似的，戛然停住了。宝根姑娘不断地变换着操纵杆，終也无济于事。急得她臉孔通紅，汗珠从滿是雀斑的臉上流下来。我多么想安慰她几句啊，就是想不出适当的話来。倒是她先开口对我說：“嗯，真的，再想想办法吧。”說着便收拾着工具。她的上海助手小王悄悄地在旁边对我說：“阿拉机长肚皮里有的是諸葛亮妙計，听他們說，她在海南島用拖拉机拉树桩时，創造了一个办法，超过定額一倍，被評上了先进工作者哩！”

“唉，你瞎說些什么呀！”宝根輕輕地把小王的話堵住了。但我相信这位沉着的姑娘是能想出办法来对付这討厭的芦根的。

此后，因为我要到别的圍垦区工作，一連几天沒有見到宝根姑娘，但是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她，她是不是已經想出了办法呢？

一天晚上，我終于又回到合隆沙圍垦区来了。当我走到

指揮部附近时，突然发现在漆黑的地里有一道强烈的灯光，显然这是拖拉机的車灯。“这是誰呢？”我心里詫异地猜想着。加快了脚步走到那盞車灯旁边，一看，啊，原来是宝根。

“宝根同志，怎么半夜里还在这里，干啥？”

她抬头看見是我，突然高兴地站起来，毫不拘束地說：“哈，同志你来得正好，办法想出来了，我們拖拉机的进犁深度原来是十二厘米，这正好碰上芦根最老的一段；如果加深到十八厘米，碰到的就是嫩头了，这样鐮犁就不会咬住，减少了阻力，鉄牛就拉得动了。另外，这个鐮犁只适合在北大荒的松土上用，在这儿用还得改一改。同志，你不相信嗎？我已經挖了几百根芦根了，全是一样，真的，全是一样的。”她一口气地說着。借着强烈的灯光，我看見滿地的芦根。略停了一下，她忽然羞涩地說：“嗯，真的，我真笨，这么简单的事想了这么久。”

“本来嘛，很多事在想出来之后，都是很简单的，可是就是想的时候困难。”我說。

她笑笑，臉上被风吹得紅通通的，长长的睫毛下，仿佛粘着白色的霜花。但是她却愉快地哼起了北方小調来了。

“好啊，机长你真会哄人，你叫我先睡，自己却偷偷地跑到这里来，哼，我要告訴队长去了，每天这样准会搞坏身体。”这时后面漆黑的田野上突然傳来了說話声，我一听便知道是她的助手小王。小王一到，不管三七二十一，关上灯拖着她就走。于是我也只得跟着她們，在泥濘的地里往圍垦区的生活点走去。

也許是因为想出了办法，宝根显得特别的兴奋。在路上，

她的話也多了。她笑着對我說：“你們知道我怎么當拖拉機手的嗎？說來真有趣，我母親養了四個女兒，就想有一個男孩子，所以她照我們家鄉的習慣，在我沒有出生時，就先給我起了個男孩子的名字，到農場後，場長沒看到我的人，只看到一個男孩子的名字，就把我划到拖拉機站去了，起先他們還嫌我人小，不肯收，可我到底還是賴下來了。”

她的話，引得小王和我都抑制不住地笑起來，我漸漸地覺得這個寶根不但不冷淡矜持，而且十分熱情可親。

第二天，當曉月還掛在微白的天空，圍墾區還寂靜無聲的時候，我跟着拖拉機手們，向停在蘆灘上的寶根的那輛拖拉機涌去。檢查完後，試耕隨即就要開始了，小王坐到後面的犁架上，寶根也坐到駕駛室里，我站在旁邊，鼓勵地對她說：“寶根同志，不要怕。”

“嗯，真的，做什麼事都要膽大。”她邊說邊就開始發動引擎。一会儿，鉄牛就開始移動了。一個命令，那雪亮的鏵犁深深地劈進了大地的胸膛，隨着鉄牛的奔馳，在它的尾後涌起了层层迭迭的泥塊，象江中輪船螺旋槳打起的波浪一般。隊長揮着尺向圍着的人們喊道：“合格，合格！”

這時，隆隆的引擎聲在沙灘上飛揚開去，我忽然記起了寶根同我講過的話：“這是鉄牛在發言了！”

遠處寬闊的江面上，一輪紅日冒出來了，它噴出萬道金光，映照得跳躍的浪頭象朵朵鮮花一般。坐在駕駛室里的寶根，習慣地把大棉帽推後腦勺，嘴角挂着甜甜的微笑。

一個月過去了，寶根和其他拖拉機手們，辛勤勞動的一個月過去了。原來荒蕪的處女地被開墾了，濕潤的黑土望不到

边，播种的日子快到了。

有一天，宝根忽然对我说：“隔几天我就要走了。”

“你们真的这么快就走啦，回北大荒去？”我虽然和她相处没有多久，可总也有点恋惜。

“嗯，真的，”她停了一下说，“同志，你说怪么，刚来时，总想快点耕好就赶到另外的地方再去开垦，可每次到了临走时，却又舍不得离开了。”接着她回忆似的说：“嗯，真的，我刚到北大荒时，被那大片荒地吓住了，弄不明白怎么咱们国家还有这么多荒地，后来，我们的队长告诉我，咱们国家除了北大荒以外，还有很多荒地呢。嗨，那怎么行，不久，我就打了一个报告，我要把咱们国家的全部荒地开完。前年我到了海南岛，青海……”说着，她深情地看看新翻的土地，江风顽皮地撩拨着她的头发，好象对她有无限的眷恋。

她终于走了。临走那一天，我和她的助手小王一直送她到渡口，她送给小王几本关于拖拉机的书，然后，又送给我一包金灿灿的稻子，说：“这是我到北大荒后种出的第一批谷子，前年，我在海南岛时也给了他们一包，现在，请你们播下吧，秋收时给我寄一些来。”

“这里是盐碱地，不知——”

“嗯，真的，祖国哪块土地不长庄稼啊！”说到这里，她突然又严肃地补了一句：“我们青年人，要象春天的种子，在祖国任何一块土地上，都能生根、发芽、成长。”说完便提着蓝布包，跳上那只送他们过江的渡船，离开了这里。

红日又升起了，翠绿的秧苗如今已长成金黄的稻子，我和农垦区的同志们都怀念着宝根姑娘和那些不知疲倦的北大

荒的拖拉机手們，他們在圍垦最初的艰苦年月里，曾在这儿洒下过劳动的汗珠，献出青春和智慧。如今，他們又在哪儿呢？兴許正在祖国那些亘古无人的荒原上撒播着春天的种子吧！

一九六三年九月

不平常的音乐会

不論专业的或者业余的音乐会,我听过不少次了,虽然也得到过丰富的艺术享受,但过不了多少时日,也就忘却了,再也讲不出它的任何一个细节。唯有两年前我在崇明島圍垦区参加的那一次音乐会,至今还记得,每次追忆起来,总引起无限的激动和深思。

正当隆冬季节,那天上午还是丽日临空,午后,天气却突然变得阴沉沉,薄薄的乌云压在圍垦区的上空,那慣于高飞的白天鵝在低空盘旋,翡翠的芦葦鳥,也在惶惶地擦地惊飞。但是,那些从机器旁边来的、从商店柜台边来的圍垦队员們,并不把天气的变化放在心上,每个人的臉都带着愉快的微笑。他們踏上这块“潮漲一片汪洋,潮落一片芦葦”的荒滩,足足有两个月了,他們在几十年来一直是鳥雀栖居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生活点。在即将耕作和播种劳动之前,他們把这一天安排为第一个休假日。由市里著名的音乐家組成的歌唱队,今天将在这里举行音乐会,这是多么振奋人心啊!

音乐会是在圍垦区农場的大礼堂举行的。所謂礼堂,全是用毛竹和芦葦搭成,这里沒有墙,沒有椅子,里面全是烂泥地。在北风呼啸声中,音乐会开始了。那位指揮揮动着桃

木指揮棒，奏出了一段前奏曲，然後，昂揚的歌聲爆發出來了，第一支歌就是《團結就是力量》。這支歌大家都是熟悉的，在同反動派鬥爭時唱過，在每一次遇到困難、每一次鬥爭勝利的時候唱過。今天，當他們向自然界鬥爭獲得初步勝利的時刻，聽到了這個歌聲，誰不激動！不知是誰帶的頭，聽眾中也跟著傳出了這激昂的歌聲，最後竟越唱越高了，表演家的聲音溶入到這宏亮的聲音的洪流中去了。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時候，猛吹了半天的西北風，正卷起滔滔的江水，在衝擊着人們千辛萬苦壘築起來的江堤，一場惊心动魄的戰鬥，已經悄悄地揭開了序幕。

就在這歌聲激越的時刻，農場的趙場長出現在歌唱隊的前邊，向人們有力地一揮手，歌聲戛然止住了。

趙場長說：“同志們，潮水快要突破外堤了，我們的音樂會不能舉行下去了。”

那位雙鬢斑白的指揮，立時現出音樂家那種易于激動的情緒，揮着手說：“同志們，今天的音樂會被潮水沖斷了，但是，我們一定要在戰勝潮水以後繼續開下去，而且要把團結的歌聲唱得更加响亮！”

人們開始向外散了，紛紛奔向倉庫，奔向瀕江的大堤，奔向戰鬥的崗位上去了。

當趙場長想到要安置這些來自城市的音樂家們時，他發現只剩下三、四個人了。趙場長焦急地搓搓手，心裡為音樂家的安全擔憂。但是，現在到哪裡去找他們呢？他們早已在戰鬥的人群中了。

當圍壘戰士們趕到大堤時，堤外的江水，已經與堤身相平